

潛

室

劄

記

潛室劄記序

學者讀書期以明理而已史以紀
事美惡咸備無論矣而切於言理
者六經之外惟子諸子之書惟儒
稽之班固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

觀者九家而九家之中不獨道墨
名法雜家小說皆與焉所以儒言醇
疵互見真贗雜陳求其精義微
言可以上續孔孟之心傳者殆不
數覩自宋周程張朱大儒輩出凡

其片躡隻字皆足饜飫人心學者
耳提心受口誦手抄字編而句輯之
名乃語錄後世得之往往珍乃玉屑
丹砂而惟恐其說之不詳也要其
所言者無非有關於身心性命之

百典夫修齊治平之原極足寶
貴耳元明諸儒得其正宗可為羽
翼者亦皆多能自創一書自著一
說以訓當時而傳後世非無本也然
自陸王之學既興學者多溺於異

說惑於岐趨而不克自振我

朝尊崇正學一以朱子為宗其道大光予

少承

先大夫大司成公訓以知從事正學及
作屏南邦丘書之有闕正學者咸

思購而得之其未獲行世者尤樂
為表彰期与天下後世共之有屬
吏上元令伊祁刁承祖出其先人所
著潛室劄記一編以求叙於余披
覽之暇輒為動容真歎曰若此者

其可以升朱子之堂而入孔孟之門
者乎揔其大要如主敬存誠正心
養性持身涉世之學皆得其精
微直參宋儒之症而回事指陳藉
物共抒言之明白曉暢痛切淋漓則

每可補宋儒語錄之所未逮百卦
言乎觀其取名劄記不遇隨其
筆劄而記之而以之開導羣蒙
惠茲來遊其真潛室之一燈乎
學者試取其書而用室研尋潛

心玩澤則退躬實踐之餘其亦可
以知予言之不謬也夫西林學者

鄂爾恭謹序

世家易象贖難以文章世其家學掇
巍科登臚仕吾見其人矣以理學世
其家尊聞行知士得已而民不失望
吾未之見也見 邑父母刁侯焉侯
爲

伊祁鄉贖蒙古刁先生文孫以名進士
膺

簡來治上元潔民愛己其治以正風俗
興禮讓爲務未期月而利興弊剔疲
俗一變士民交口神君惺惺及侯異
政且窺其學問曰明體達用根柢不
凡予時投老鍵戶不交當事一言不
知其爲蒙吉先生文孫也惺予合訂
四書大全朱子語類或問廣証前

語錄陸稼書

盛稱刁蒙古先

生隻詞片義重若球圖予固已藏之
胷中矣侯從夢寐來得毋是其苗裔
乎已而侯以鄉飲酒禮賓予禮成賓
主不交一言閩日侯手潛室劄記二
卷視予曰此先祖未刻書四種之一
也已刻不載予始知侯爲蒙古先生

文孫水有源木有本定不偶然退而
雜誦稼書 盛稱語皆在焉如逢

故人更遇新知連宵達曙不能去手
口誦心維此非經生家言徒用以取
科第者也又非語言文字以口耳供
講學而不主於躬行實踐者也天地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蕃變天德

王道何以條貫修已治人何所持循
皆布帛菽粟之言可以服食而依據
正如張橫渠先生作正蒙一一夙興
夜寐窮思極慮真積力久得來融釋
脫落言言典訓俟薰蒸醞釀之久習
與智長成若天性宜其根柢蟠固體
用合一入爲慈孫出爲循吏世其家

而象其賢無難也侯豈一世之人哉
先生豈一世之人哉亟勸廣播用滌
凡近侯其割枕秘付開雕嘉惠後學
勿吝勿遲

雍正三年乙巳冬長至日上元後學
退谷黃越書

先王父於鄉薦後淡營求謝仕進惟以著述自娛治
身心性命事天根月窟探討有底蘊淺學者逡巡門
外焉不肖承祖輩幼服家訓頗知篤志力於行趨庭

聞詩禮時見先大人手錄遺書悉先王父明心

性翼經傳為理學家沿源沂流語學醇於韓董功茂
於程朱所揚其秕而醜其粕者非僅象山陽明諸人
已也劄記一書又係先王父於順積樓側構潛室
勵學廿年凡有所得悉撮誌之粹詞溫語片玉舍輝

偶句隻言寸金肆彩要其大旨大抵為讀書君子修身心謀理道之一助其喚醒愚蒙處又不啻清夜叩鐘醒人迷夢凡有一綫天聰閱是書未有不竦然知警惕惕焉謹人禽之別者豈果駭世俗之說乎亦至理不沒于人心耳哉乙巳承祖奉

簡命特授上元邑邑金陵首善區也其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者不乏人間以先王父諸著述相商質咸知所許可方幸書人梓匠萃處都城不難悉所有

刊之為窻窻增光奈蕭然琴鶴外無餘物清貧視家
居如一安所得梨棗資為先人著作費不獲已僅
以潛室劄記上下二卷付之梓為其廉于價省於工
也然而先王父梯航後學之苦心諒可於此一書
窺大槩矣竊思士君子從事簡編儼然自命為儒者
乃於理蘊中未知鉤索內之不能為一已立心外之
不知為萬物立命徒以雕虫小技弋取浮名一旦紆
青垂紫茫然不問利濟經綸從何措手豈不為儒林

中一大罪人為天地間一大頑物承祖不敏素疎拓
於世故祇知澹泊自甘凡所措置一惟以天地祖宗
鑒臨為念務炯炯然不昧此靈明坦坦焉祛羞於衾
影已焉其有得於是書之指引與無得於是書之陶
鎔均未敢自知今以往益自以弗肯堂弗肯播墜我
家穀惡焉滋懼云爾

孫男

承祖顯祖

敬識

潛室劄記

卷上

伊祁刁

包蒙吉著

男再濂

孫

顯祖 繼祖 承祖 興祖

曾孫

鎧 鎧 鎧 鎧 鎧 鎧

全較

錫山高世泰彙旃

全訂

南豐湯永寬碩人

全叅

上元黃

越際飛

上元許

鏘賢聲

仁○義○禮○智○之○德○配○乎○元○亨○利○貞○故○曰○天○德○教○養○刑○賞○
之○道○根○乎○仁○義○禮○智○故○曰○王○道○

遠而言之。天下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須是件件處置停妥。纔了却一身事情。奈權柄不到手。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近而言之。一家之事。何莫非一身之事也。仔細簡點起來。大段不可人意。則亦莫如之何也已矣。然而委之權柄不到手。可乎。

若立朝。須是要做直臣。若牧民。須是要做循吏。今居家居鄉。却不會感動的。一人雖日夜爲學。果何用。春秋於魯君見弑。只書公薨。個中用意甚妙。胡傳可謂傳神。再取孔子對陳司敗一章。兩相參看。其意

愈覺分明。而聖人氣象亦從此見得。程子曰：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聖人之氣象。我輩從此處玩味起來。然後推之。以及其餘。則幾矣。

學者須是小心。把心來收斂在方寸間。不着馳騫了。些子是謂小心。否則大。又須是大心。把天地萬物都滙歸在心裡。不着遮蔽了。些子是謂大心。否則小心。未有不小而能大者也。亦未有不大而能小者也。

言欲謹以不及人之過失爲第一義。不非其大夫。尤

爲緊要。

視時心在日上。聽時心在耳上。言時心在口上。動時心在幾上。不視不聽不言不動。心只在心上。如是則四者一一合體而無非幾之可乘矣。或曰心爲主而四者奉命焉。不亦可乎。曰此用力而自然之事也。夫我則不能。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也。余極佩服此言。涇陽顧先生又續以一言曰小學近思錄之階梯也。善哉。此當與朱子之言並炳日。

皇學者不可只作尋常話頭看過。

或曰：心如何只在心上？曰：須用書冊收攝。他或做文寫字亦好。若一意把捉究竟無用。

顧涇陽推朱子三大功而不及集註，非也。余謂朱子之功當推集註爲第一，小學近思錄次之，綱目又次之。太極圖西銘註解直與三大功鼎立，未易軒輊也。

天不崩地不裂，人道不至滅絕者，六經四子之力也。惜也有其名而未有其實耳。若實能有六經四子。

則小學近思錄綱目一時並興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

人不知而不愠。未能也以愠爲忿。而懲之久之。漸覺心曠則不愠矣。不見是而無悶。未能也以悶爲已。而克之久之。漸覺神怡則無悶矣。

涇陽先生既知朱子表章太極爲元功。則子靜力詆無極。比諸老氏。可不謂過乎。既知朱子與孔子同爲萬世師。直配享孔廟。則陽明誣以支離。比諸楊瑩。可不謂過乎。明於朱子之功。陸王之過。然後正

問異同之辨可得而言矣。

涇陽先生曰。性卽理也。恐人誣認氣質之性爲性也。心卽理也。恐人誣認血氣之心爲心也。余請續以一言曰。天卽理也。恐人誣認形氣之天爲天也。

涇陽引南華經直與虞書人心道心二語并稱。是何道理甚哉。言不可不慎也。

古之人雖卓爾自立。尚不肯輕以權許之。今之人往往以不能立爲權。視漢儒所謂反經合道者。抑又下矣。

一。時。行。止。干。秋。榮。辱。如。之。何。其。可。忽。也。曰。若。是。其。重。與。曰。殆。有。甚。焉。聖。狂。之。界。人。禽。之。關。也。

無。欲。之。謂。靜。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此。吾。儒。之。所。謂。無。異。乎。二。氏。之。無。矣。

周。元。公。似。顏。子。請。從。純。粹。處。學。之。張。明。公。似。曾。子。請。從。艱。苦。處。學。之。程。純。公。似。子。思。請。從。精。微。處。學。之。程。正。公。似。孟。子。請。從。嚴。毅。處。學。之。

純。粹。和。平。整。齊。嚴。肅。八。字。一。時。不。可。忘。却。

許。魯。齋。於。小。學。一。書。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余。於。

近思錄亦然

性者志學之源頭也。源頭不了。當學從何處着力。故涇陽曰。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學者盡性之路頭也。路頭不真正。性從何處得力。故涇陽曰。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

惟知性然後可與言學。此句從近思錄第一卷悟來。惟知學然後可與言性。此句從近思錄第二卷悟來。

文章之士。自謂力學。而不可與言學。以其未嘗知性。

也。佛老之家自謂見性而不可與言性。以其未嘗知學也。

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惟孔子足以當之。元公然乎哉。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惟孟子足以當之。文成然乎哉。規模有大小。識見有偏全。平心衡量。當自得之。涇陽之言其過矣。

顧季時在儀部擬疏請周子朱子配享孔廟。誠爲快舉。惟是二程不與焉。則非余之所敢知矣。此疏雖上。度不能行。以其別二程於周朱。無以服天下。萬

世之心也。

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正公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遠處自有淺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的善哉言乎可謂萬世讀四子之法程矣。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自是爲世間一等含糊鶻突人下藥。閱周海門語錄云突然說起旨玄機峻待人領畧。後來孟子之思濂溪之尋延平之觀皆。是如之何如之何者處。嗚呼是非所謂近處強要鑿教深遠者耶。如此看書孔孟之言盡成懸幻使。

後學茫無着眼處。其爲吾道之蠹。豈淺鮮哉。獨對時能無胡思亂想。否。其禦之禦之。當如禦寇。共對時能無胡言亂語。否。其防之防之。當如防川。雖然。禦其外矣。而無以清其內。防其流矣。而無以杜其源。恐禦寇防川。亦徒勞罔功耳。

純公云。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予也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可謂從這裡一過。而學不加進。德業無聞。孰與否。每引古鏡一照。殊覺面目難施。

涇陽謂二程未足以盡元公過矣。明道之去孔子及顏孟千有餘歲也。而描寫其氣象各各如畫。豈其越數代如同室者。於元公反覲面而失之乎。必不然矣。叔子之識不減伯子。其亦可類推而知也。夫念臺劉先生爲儒醇乎其醇者也。考其語類亦襲無善之說。所謂習矣而不察焉。非歟。高顧馮諸君子生平同心一德。相與講明斯道。其於無善之說。蓋嘗深非而力斥之矣。豈其未之前聞耶。抑胸有成見。雖言猶在耳。而不之信耶。此則非余之所敢知。

也。

讀太極圖、識性之原焉。讀西銘、識性之量焉。讀定性書、識性之體焉。讀顏子好學論、識性之所以復焉。讀敬齋箴、識性之所以養焉。自孔孟歿而聖學晦。上下千四百年無見性者。是以無見道者。至五篇文字出。然後天之所以命人。與人之所以合天者。一一描出。而無復餘蘊。使學者確然有所持循矣。學是性。刻刻要復他。滿目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王介甫之政事也。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盡頭。亦無分毫掛帶。此王龍溪之道學也。上下二王。其有殊途同歸者耶。嗟乎介甫之政事。僅足以禍宋。龍溪之道學。且將貽禍於天下萬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哉。

朱子之教學者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景逸先生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讀書以考所思之要。余

不揣又益之曰靜坐以思所讀之書與禪學之寂滅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殆讀書以考所思之要與俗學之記誦異矣庶幾日有所得而不至於罔然則孔朱之教豈有異指耶陽明願學孔子者也而力詆朱吾不知之矣

所謂學者性焉而已矣所謂性者理焉而已矣窮理以盡性然後爲學

釋氏以心爲其老子以氣爲性衆人以情爲性皆得其偏而失性全也聖人則不然以性盡心故心爲

精○義○入○神○之○心○以○性○養○氣○故○氣○爲○配○義○與○道○之○氣○
以○性○攝○情○故○情○爲○胞○民○與○物○之○情○

欲爲儒宗者。宗朱而已矣。宗朱所以宗孔也。銳意宗
孔而不宗朱。非真能宗孔者也。

讀曲禮上下而不能修身者。吾不謂之學禮也。讀周
召二南而不能齊家者。吾不謂之學詩也。讀堯舜
二典而不能治國者。吾不謂之學書也。

吾日三省吾身心。有妄想與否。言有妄發與否。事有
妄做與否。

孔明曾子大賢也。孔明卧隆中，非三聘不出。既而魚水投歡，鞠躬盡瘁，惓惓乎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爲念。看他是何等胸次。曾子一生強勉，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卒傳大學十義，以惠天下後世。原其得力處，要在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看他是何等功夫。

曾子天分未能大過人，而潛心聖道，契盡多少辛苦，纔了悟到一貫處，有志聖學者，三道以學其容貌，辭氣顏色，三省以學其謀人交友，傳師養志以學。

其事親敬身以學其全父母之遺體直養自反之縮以學其大勇繩趨矩步何多讓焉。知愛知敬自然之良知也。須以推廣爲致。知食知色。人欲之良知也。須以節檢爲致。良知同而所以致之者異。不可不察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何如愛。閔子之父母。應何如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何如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孝。或爲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

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何如敬。司馬牛之兄弟。應何如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何如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友。或爲賢人之友。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于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爲師友。夙嫻格物之訓者也。若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

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

志。孔。明。之。所。志。當。從。二。表。志。去。學。曾。子。之。所。學。當。從。十。傳。學。來。

聖人教人。只說下學人事。而天理自在其中。二氏端言上達天理。而不及人事。天下豈有人事外之天理哉。

聖賢之書。原爲天下後世謀身心也。而天下後世讀聖賢書者。只取以資其筆舌。與身心全無干涉。辜負垂訓立教之意多矣。

四書者吾人之布帛粟菽不可一日無者也。使非考亭爲之註。誰知其爲古今第一要典也。雖然考亭註四書。蓋欲使字字句句皆可見諸行也。今之學者。類言遵朱矣。遵之訓詁而爲文。非遵之以步趨而爲人也。然則四書之行于世。爲古今第一要典。亦徒以其名焉云爾。有能信其爲布帛而衣被之。信其爲菽粟而飲食之者乎。我未之見也。

自古言治道者。莫備于書。竊意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兩言其源本也。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兩言其樞要。

也。明乎四言而力行之。其于治道也何有。

敬之一字。千古傳心之要典也。其說詳于書而著于禮。余謂易與詩亦然。何也。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三百八十四爻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以直內。敬慎不敗。皆此義也。雅之文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三百篇之綱領也。進而求焉。敬之敬之。於緝熙敬止。皆此義也。若曰。詳于書禮而畧于易詩。當不其然。

君子亦未嘗無利心。但名節念重。是以舍利而卽義。

蓋所見分明。故所守牢固也。小人亦未嘗無義心。但身家念重。是以舍義而卽利益。所見含糊。而所守濡忍也。此言君子小人義利之心。

君子以道義爲性。而正其情。小人以貨利爲情。而傷其性。

君子之心。不勝其小。而器量函蓋一世。小人之心。不勝其大。而志意拘守一膜。

君子時時戒慎。惟恐有拂于天理。小人事事張皇。惟恐有拂于人欲。

在人身上都有一箇太極聖人全焉賢人勉焉若愚者則冒昧而不知爲何物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撤○開○了○引○教○長○一○畫○竊○意○伏○義○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回○曲○古○若○今○萬○物○萬○事○都○貫○徹○的○去○未○有○遺○乎○其○外○者○也○撤○開○了○教○長○一○畫○便○是○圓○的○凶○則○無○剩○漏○古○若○今○萬○物○萬○事○都○包○括○的○去○未○有○遺○乎○其○內○者○也○直○的○也○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一○画○非○有○兩○画○也○

離陰陽無所謂太極也。離太極亦無所謂陰陽。不卽

不離之間太極在焉。此朱子說太極最喫緊處。我輩正不必向古聖問太極也。冥心而會之。反身而求之。躍躍參前矣。

只是一個太極。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無之而不在也。晝夜存養。晝夜省察。但使此心無時不在。腔子裏。則心爲太極之心。但使此身無處不在。天理上。則身爲太極之身。身心渾然一太極。真與天地合德矣。

論學。便是要明理格物之謂也。論治。便須識體修身。

之謂也。格物者以知心知性爲先務。心卽理也。性卽理也。明乎心性而後可以言明理也。修身者以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爲要圖。暴慢鄙倍遠而信。近出身加民者有其本矣。治道所繇立治法所繇施也。

陽明師弟動云：顏子沒而聖學亡，夫顏子沒而聖人之學在。曾子、曾子沒而聖人之學在。子思子思沒而聖人之學在。孟子、孟子胡爲其亡也。文公說書以理會聖人立言之旨爲主，卽偶有不合。

聖人之旨處。却無不合聖人之理處。文成及慈湖
龍溪諸公。往往不得聖人之理。又安望其得聖人
之旨哉。

存心謹言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定其心而後語。

孔孟之道。至程朱而明。程朱之道。至文成而晦。學者
有志斯道。須去其所以晦程朱者。而後得其所以
明孔孟者。不然含糊兩可。終無入處。

孔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告顏子。此虞廷十六字嫡傳
也。克己者。克去其人心也。復禮者。復還其道心也。

人心克而道心復則無不精無不一也惟精惟一
是仁者純粹不雜貞固不貳之本體也允執厥中
執此而已矣

或曰聖人不輕言心惟自叙其所學曰從心嘉顏子
之不違仁曰其心此外無聞焉曰聖人不輕言心
善觀聖人之言者所言無非心也試以子張問行
一言觀之言忠信以心言也行篤敬以心行也立
則見其參于前也見其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
于衡也見其心于衡也夫然後行州里蠻貊莫不

見吾心也。若夫言不忠信，則違其心而言矣。行不篤敬，則肆其心而行矣。聖人不輕言心，而所言無非心。善觀者，蓋觸類通之。

只見自家不是，不見他人不是。君子也。只見他人不是，不見自家不是。小人也。

嘗試反之一已心者，身之天也。身者心之地也。心載身，身載心。一已之天地也。心正而身修，一已之天地也。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一已之萬物也。內而七情各當其則，外而九竅各舉其職，一已之萬物。

育也。嘗試近觀一家。有嚴君焉。有慈母焉。一家之
天地也。膝下承歡。父母其順。一家之天地位也。自
兄弟妻子奴婢。以及堂室田園禽獸花木。諸般器
用之類。一家之萬物也。一切借之大道。莫不有以
盡其性。協其情。而時措咸宜。一家之萬物育也。我
輩有志聖賢之道。正從此處見得。若曰。位天地。育
萬物。非吾事也。豈其然。豈其然。
日知其所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
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

格物者多學而識物格者一以貫之

天地正氣大率爲利名二字壞盡反躬內省果此一
無繫累纔是真丈夫

以心發言言斯不妄矣以言印心心斯不放矣兩者
交攝互益易謂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者
俱於斯焉得之矣

張子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薛子曰學至不責人
則其德進矣不尤人又何責人之有不責人又何
尤人之有文清之言原本橫渠吾輩讀之竊以自

愧又竊以自勉也。

子謂顏淵曰。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正所謂不見是而無悶者也。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胸中饒有自得處。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非甘心枯寂一流也。

吾心時時要整齊。不敢些子怠慢。這便是禮。吾心時時要和平。不敢些子躁戾。這便是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與哉。禮樂不可斯須去心也。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時時安。

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梁溪先生曰：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徹性繇此信然哉。蓋安頓工夫于本體自然處尚隔一層。是以梁溪云云。然在初學者似亦無妨。先生不云乎：初入之心。妄念膠結。若不安頓。如何便會渾合。或勉強而行之。須索如此。

孔顏之樂有二種。胸中無物則樂。胸中有得則樂。唯無物而後能有得。唯有得而後能無物。二者相因而其爲受用也。則一而已矣。

秦州輩厭薄聞見。至謂六經亦可廢。何異于舍布帛而求其暖。舍菽粟而求其飽乎。其不至于凍餒而殞命者幾希。

知仁勇三達德。缺一不可。何也。人而不知是非當前。一切判斷不開。只是混帳人而不仁。私欲滿腔。視同體如胡越。定要刻薄起來。人而不勇。終日委靡。沒箇希聖希賢的志氣。如何會長進。大都這三德。原是天與我的。少了一件。便把那兩件也連累了。豈不是德之賊。豈不辜負在天地間做箇人。

博我以文。從性之著見處誘之也。以言乎遠則不禦也。約我以禮。從性之疑固處誘之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此孔子所以教而顏子所以學也。

天下之治也。理教昌明。爲君子者在上。位爲小人者在下。位。小人耻其下。而以功名矢志。亦將勉力爲君子。天下之亂也。理教晦昧。爲小人者在上。位爲君子者在下。位。君子耻其下。而以富貴動心。亦將失身爲小人。

君子之富貴所以崇廣德業也。故孜孜焉進修而不

足小人之富貴所以踴躍間里也。故盈盈焉溫飽而有餘。

樂經吾不得而見之矣。故六經虛其一而稱五。此天經一大缺典也。雖然有四子之書在粹然自成一家合而成六。誰曰不宜。後儒又從而附益之。至有十三經于是乎加多矣。竊意孝經而外若左氏若公羊若穀梁若爾雅恐俱不得以經名也。甚至二氏之書粉見迭出儼然以經自居其爲僭竊也甚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朝廷之名器且然而况

于聖賢之名器乎。聲其僭竊。一舉而改正之。伊誰
之任與。文清先生曰。大聖人作。予將有厚望焉。
論人于戰國。吾必以魯仲連爲巨擘焉。仲連之辭富
貴。甘貧賤也。曰輕世肆志。此四字者。如何當的。他
起。假使權柄到手。恐誤天下蒼生矣。嗚呼。不知學
之弊至此哉。

朱子立主敬三法。高子從而先後之。上蔡常惺惺。和
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總之以伊川整齊嚴肅爲
入門。整齊嚴肅。從衣冠瞻視上見得。功夫似在外。

面。而。其。實。則。本。之。于。心。也。何。也。整。者。此。心。無。敢。散。亂。也。齊。者。此。心。無。敢。參。差。也。嚴。者。此。心。無。敢。寬。放。也。肅。者。此。心。無。敢。怠。慢。也。分。之。則。四。合。之。則。一。而。已。矣。所。謂。敬。也。上。蔡。之。惺。惺。和。靖。之。收。斂。一。以。貫。之。矣。

吾于高子遺書。尊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吾師乎。吾師乎。錄孔子而來見而知之者。得四人焉。顏曾思孟是也。聞而知之者。得五人焉。周程張朱是也。以聞知上。邇見知。使孔子之道。燦然復

明于世者。於今又得高子其人。故予嘗有語云。早
歲服膺。惟庭訓。晚年北面。在梁溪。蓋不忘此身生
成所自也。

老子陰符經。從未睹全書。只于薛子讀書錄中。得其
一二。薛子述程子之言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
不雜。及閱之。雜甚。且多怪誕不經之語。如以仁義
禮智信爲五賊。及天地萬物之盜之類。是何話說。
薛子錄之。殊不可曉。

孔子以四勿教顏子。而老子言三勿曰。耳、目、口、天下

之三要也。此其言之近理者。惟是少却一物所動。一差並視聽言亦未能皆合于理矣。烏所語于克已之功乎。

許魯齋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成己之惡。此言是身心良劑。我輩宜時時刻刻服之。薛子曰。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余曰。一時之怒不能制。而禍流于滔天。

薛文清極力推許魯齋。猶王文成極力推陸象山也。各以其學之所近者言之。故見瑜而不見瑕。畢竟

澤三第言
是格物未到至極處。

人心唯危則道心唯安矣。道心唯微則人心唯顯矣。顯者省察而自克之安者優游而自得之則人心皆道心渾然爲一無所分別矣。

文清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是卽感而通天下之故也。予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豈非爲寂然不動傳神乎。合孟子一節恰好是繫辭兩句之義。

養氣者自無暴其氣始然必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後可言無暴何也喜怒哀樂氣之驗也

言語輕浮淺露無涵蓄躁率急遽無倫序皆所以暴其氣也養氣者須沉潛和緩始得

文清先生曰忠臣事君視天下猶一家非爲身謀也余謂不特事君爲然雖隱居鄉里視天下猶一身非爲家謀也

又曰聖賢之言皆平易易知後儒有作禪語以見于文辭者雖曰明理失平易之意矣余謂作禪語以

見于文辭者。便是理不明。豈特失平易之意哉。

漢末諸賢。天資甚高。極力砥躬。彌行。但于道學一路。未有理會處。故不免淪胥以亡。惜哉。若使得程朱爲師友。或免于難。其所以進德修業者。度亦不至如當年而遂已也。

梁溪之于河津。猶顏子之于曾子也。

梁溪先生課程。每夜臥不解衣。乍醒卽起。余未能也。解衣而臥。纔醒。便默記一日所讀之書。或思索義理。有所得。卽于次日記之。覺得此心在腔子裏。但

不能常耳。

薛文清先生讀書錄。蔡文莊先生四書蒙引。纔是聖門格物功夫。卓絕諸儒。孰得而加諸。

一念不妄起。一言不妄發。一事不妄做。一人不妄與。書此甫畢。閱讀書錄文清先生語云。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與子中間二句。全合此心之同。然如此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容添一物。余謂人性上不容減一物。

仁。義。禮。智。天。理。也。富。貴。功。名。人。欲。也。仁。義。禮。智。中。稍。以。富。貴。功。名。之。念。參。之。天。理。流。爲。人。欲。富。貴。功。名。中。純。以。仁。義。禮。智。之。意。行。之。人。欲。轉。爲。天。理。

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頭。纔。動。便。須。查。考。某。是。善。卽。引。伸。之。使。日。長。某。是。惡。卽。遏。絕。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余引伸之曰無教逸欲有家。無教逸欲有身。

無輕日用唯難無安屋漏唯危

人皆知奉承此身而不知奉承此心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衣服飲食器用玩好之類皆所以奉承此身也。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手足不敢妄持行。凜凜焉如對上帝如臨師保皆所以奉承此心也。奉承此心者無不至則不宮室而美不妻妾而歡不膏梁而腴不文繡而華不彝鼎金玉而隨取輒給凡所以奉承此身者無不至矣。

人之吉與凶徵諸言躁其言人未有能吉者也言之詛與否徵諸氣暴其氣言未有能詛者也。

文清曰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余謂性也者其大學之樞紐也與豈特大學然哉自論語中庸孟子以遍觀六經而盡識皆此物此志也

文清曰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爲仁之意余曰愚不知也有以砭之則知矣東銘一篇皆勉人爲知之意

文清曰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嘗試反躬而求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寤一寐其對待之易乎所謂交易爲體也動而靜靜而動語而默默而語

寤而寐。寐而寤。循環無端。其流行之易乎。所謂變
易爲用也。動靜必以禮。語默必以義。寤寐必以敬。
則太極之理。真實在我。而渾身於是乎見易矣。
允。執厥中。一言萬世心學之宗。亦萬世經學之宗也。
如易只是要剛柔得中。書只是要政事得中。詩只
是要性情得中。禮只是要名分得中。春秋只是要
賞罰得中。中之一字。便該盡五經大義矣。

永樂二年。饒州處士朱友季。請闕獻所著書。專詆毀
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

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息邪說。放淫辭。此三代後王者第一盛舉。有功吾道大矣。爾公張氏獨微示不滿之意。且惓惓焉。惜其書之無存也。意者欲自爲地乎。閱其四書大全辨。恐亦有拾友季餘唾處。

秦焚詩書學問一道掃地矣。繼以漢高嫚罵。故開國之初。知學者絕少。歷文景間。文學之士始稍稍出。賈誼之文。博大昌明。而或失則浮。鼂錯之文。典雅精練。而或失則刻。以言乎知道。均未也。至董子出。

然後知道之大原出于天。纔說性。纔說命。是吾道一大開山也。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董子之學。度越諸子。處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咸絕其道。勿使並進。是董子之教。度越諸子。處繇周迄宋。可與適道者。得三人焉。文清推昌黎。文成推河汾。然河汾以西方之教。爲聖人。昌黎以墨翟。臧孫辰。與孔孟並稱。要之醇正不雜。俱遜廣川一席也。

君子修之吉。蔽以戒慎恐懼四字。說的任地嚴重。小

澤三卷言
人悖之凶。蔽以放僻邪侈四字。說的任地醜惡。似
乎霄壤懸殊矣。豈知一不戒慎恐懼。便做到放僻
邪侈。要免放僻邪侈。須是戒慎恐懼。出此入彼中
間。更無站立處。避凶趨吉者。慎之哉。

今人講天文。都在躔度上推算。余謂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這便是孔子的天文。今人講地理。都在
疆域上查考。余謂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便
是孔子的地理。把兩大象實體到身上來。卽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也。區區識緯陰陽之術云乎哉。

二氏專言空。吾儒亦豈諱言空。但吾儒所空者欲也。二氏所空者理也。空其欲則人欲淨盡而天理益然。現前性命皆歸實地。空其理則枯槁寂滅。生意索然。空而頽矣。然則天理流行活活潑潑如何。可空。

晝間功夫在言語上查考。言語不慎密。吾心未有能存者也。夜間功夫在夢寐上查考。夢寐不真正。吾心未有能存者也。晝夜孜孜。只是要保護這一箇心。然心不是懸空守的。須要時時讀書。纔得翕聚。

書又不是草率讀的。須要時時靜坐。纔得沉潛靜坐。以讀書讀書。以存心。心存而晝間言語自然慎密。夜間夢寐自然真正矣。

梁溪先生言功夫。以擇執二字盡之。曰無一毫攙和之爲擇。無一毫滲漏之爲執。予今日唯時時刻刻。覺其攙和滲漏而已。如此方是真功夫。愚謂從功夫覓本體。以心之虛靈二字盡之。無一物填塞之謂虛。無一物遮蔽之謂靈。予今日唯時時刻刻。覺其填塞遮蔽而已。不知何日可見本體也。

舍程朱經驗良方而自製金針自矜妙訣律所謂違
本方殺人者也。

梁溪先生曰。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明。始盡。學孔子
而不繇程朱。是入室而不繇戶也。愚謂程朱之道。
至高子而闡明。始盡。學程朱而不繇高子。是入室
而不繇戶也。

梁溪於端文爲後生。觀其答格物諸書。直舒胸臆。罄
所欲言。端文亦欣然受之。不少芥蒂。如此。正見兩
公高明光大處。我輩相與。若無這段意思。便不成。

朋友併不成學問。

儒者言無物。又言有物。何也。無物之物。指人欲言也。梁溪曰。所謂人欲。亦豈獨聲色勢利。只服食器用。纔有牽戀處。皆是也。須是克己。閑邪。打掃的。潔潔淨淨。然後本色豁露。無少污染。故曰無物。有物之物。指天理言也。白沙曰。靜中養出個端倪。方有商量處。端倪者。躍然于方寸。瞭然于日用。不言而喻者也。須是存心養氣發見的。活活潑潑。然後本體凝成。無少滲漏。故曰有物。唯無物所以能有物。

有物所以能無物蓋合一而交資也。

性之一字彷彿似有所見。尚未是真頭面。唯時時靜坐讀書。以庶幾一日之遇云爾。

易有太極。心有太極。不見吾心之太極。則無以見易也。

尋常思維。將太極來做我身的骨子。則陰陽動靜。必有與時咸宜者矣。梁溪先生却不然。其言曰。吾輩學問。以藐爾六尺。爲太極。作个骨子。則陰陽動靜。又不足言也。余所言是後天而奉天時。先生所言

直是先天而天弗違。看他何等眼界。何等願力。
梁溪先生曰。惡念易除。雜念難除。今試內省。此心易
除者。果是除了。難除者。畢竟未之除也。

梁溪述少墟之言曰。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
二語當終身行之。余謂內存戒慎恐懼。便是敬。以直
內外守規矩準繩。便是義。以方外終身行同人之
言也。與哉。終身行坤之六二也。

言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
曰出處不苟。

晝之所讀。夜必思之。夜之所得。晝必書之。晝不讀。則夜無所思。夜不思。則晝無所書。無所思。則正念弛。而私欲生矣。無所書。則正功廢。而宴安成矣。私欲生于內。宴安成于外。則身心日污壞。而性命日淪喪。此豈等閑事。而可不惕然深省乎。

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也。故從來稱心者。必曰君身有五官百骸。皆一心之服役也。有臣道焉。心牽于物。則紛亂雜擾。不能爲官骸之主宰。而心爲昏君。五官百骸。各牽于物。則陷溺汨沒。不肯爲心之服役。

而五官百骸皆叛臣矣。外以察吾君臣大義何存。何亡不可逃也。吾惟曰盡吾職分之所當爲者而已。內以察吾君臣至理。惟微惟危不可忽也。吾惟曰盡吾性命之所當爲者而已。

回想向來病痛正在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人之田原不要芸。我強要芸之。究竟無下手處。是以人之田未必治而已。之田荒蕪甚矣。自茲以往務要把那根莠荆棘一切斬除了。將一片田地修治的潔潔淨淨。布以嘉種。朝夕灌溉滋培。生生不已。萬寶告

成庶不負我祖宗基業耳

讀書非咕嗶求復吾性焉耳。靜坐非禪定求見吾性焉。爾性何以復。錐尖而得也。性何以見。錐昧而明也。失而得。昧而明。則氣質變化而天地之性盎然現前矣。

梁溪先生曰。世局如此。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信然哉。然非曰。知其玉成而遂已也。須將天地間第一件事。以隻身挺然擔荷其間。萬萬莫要失了脚。萬萬莫要脫了肩。好好的交與那個人。方不負彼蒼。

玉成之意

文清曰愛流爲淫溺仁之過也。余則曰不仁之過也。蓋淫溺之愛全是一團私心了。如何說得仁。

以係戀之私恩。而曰待小人女子之道。余曰未然。旣曰道矣。豈有係戀亦豈有私恩乎。

治天下者在得人。固矣。余謂治身心亦然。學者屏棄外物。孜孜然用其力於身。若心也。非得良朋好友切磋之。有日損無日益矣。無已姑借憎疾之人。誹謗之口。以自勵可乎。畏其人。察其言。反觀內省。務

求改過以自新。彼憎疾而誹謗之者。何必非良朋好友也。

於人也無問貴賤。於事也無問大小。於地也無問明暗。於時也無問久暫。皆當提醒此心。而不敢萌怠慢之意。久之自有得處。

心誠色溫氣和辭婉。此八字者不可頃刻忘也。

壽親一舉而四方垂存。自公卿以至布衣。未識面而來者。指不勝屈也。余不肖何德以堪之哉。圖報無能。惟有益孜孜於身心性命之學而已。

敬以直內。心乎道也。義以方外。身乎道也。心乎道。道
凝其心也。身乎道。道淑其身也。內凝其心而身益
淑。外淑其身而心益凝。此之謂內外交相養者也。
心以不動爲主者也。而反曰動心。蓋震動其心使之
有所警惕而不敢。卽安庶可不淪于冥頑也。性以
不忍爲主者也。而反曰忍性。蓋堅忍其性使之有
所創艾而罔敢。或易庶可不囿于氣質也。故孟子
曰。增益其所不能。薛子曰。則日新矣。然則動心者
正所以不動其心也。忍性者正所以不忍其性也。

每日外考吾所言字字句句務期核實而後已實矣。若未能有行焉雖實言亦虛也。每日內省吾所知事事物物務期認真而後已真矣。若未能有行焉雖真知亦假也。虛者實之假者真之。吾其可以日進有功也夫。

我行其野適當立冬前二日。利于是終貞于是始矣。仰觀俯察。滿目皆肅殺景象。使人愴然。然天地一團生意。却都收藏在裏面。翕聚者正其發散者也。專一者正其直遂者也。因而內省吾心。翕聚乎否。

也專一乎否也不翕聚不專一吾心一團生意與天地懸隔矣天道方以利終而吾心無所謂義天道方以貞始而吾心無所謂知天命之性安在此不可以不勉也

梁溪先生曰財色二字一落脚便是禽獸讀之悚然危懼

又曰聖門之學主於求仁人心常收斂則常仁矣只此二句道盡吾輩本體功夫學者要覓本體須從此覓要做功夫須從此做

陳陽龍先生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只此一聯說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此外若添一件。便覺重複。此中若減一件。便覺欠缺。無添也無減也。遠而言之。終身畢世。少他不得。近而言之。一時一刻。少他不得。包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每當臨卧時。撫心自問曰。刁包汝今年五十有八矣。德還不加進。業還不加修。將來作何結果。無乃甘心禽獸矣乎。今日話是。如何說。心是。如何求。書是。

如何讀書。是如何應付。逐件查考起來。若一件不着實去做。仰便愧天。俯便忤人。次早清晨。在我先府君先梁溪夫子前。叩頭服罪。務求改過自新。

漢高祖貴為天子。過趙一箕踞。遂來貫高之謀。幾至殺身亡天下。而况自天子以下者。可不敬與。然則希賢希聖。是此敬。保身保家。亦是此敬。

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于二字曾未着解。嗣是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為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

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槩乎其未有聞也。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詳爲訓詁。或發爲論議。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爲善去惡四字了却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入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生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爲學。微辭與義。如日中天。卽謂程朱復生可也。卽謂孔孟復生可也。噫。吾無間然矣。無物不有。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

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真○能○
格○物○者○也○

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
若○茲○不○啻○不○敢○含○怒○此○予○三○十○年○前○書○壁○間○以○自○
勉○者○近○見○文○清○讀○書○亦○錄○之○故○再○記○于○此○

孔○子○于○易○繫○辭○曰○窮○理○於○大○學○曰○格○物○程○朱○釋○格○物○
曰○窮○理○以○夫○子○之○言○發○明○夫○子○之○言○故○確○不○可○易○
也○

一○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

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
心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卽理也故格物者格性天卽
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
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
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
學聖人者巧力二字缺一不可然必以孔子爲標的
若陽明之力詎曰非孔子之力但其教人處則未
免省力耳自古無見成聖人聖人無見成說話如
何要省力陽明之巧詎曰非孔子之巧但其教人

處則未免傷巧耳。大匠必有規矩，羿射必有設率。如何可傷巧。

溫公大賢也。生平不甚滿。孟子陽明大儒也。生平不甚滿。朱子二者病則一般。

爲人作應付文字，須要滿心奉承。他不是修辭立誠，不是忠信進德，是亦招損一端也。

使汲長孺遊孔子之門，當是子路一流。使陶淵明遊孔子之門，當是曾點一流。

梁溪先生曰：如某人見他極好，與人言之亦相入。但

考之躬行便內外不合以是知虛見無益余讀之
爽然自失曰先生其爲我發蒙乎夙昔反觀似有
見地且于先生之言無不入者試考躬行內外合
一否奈何安于虛見不勉勉于實地也言念及此
無地可容矣

偶然做的一事原爲義助起既而熟思之却是大不
義所在名則利人實則害己急急回頭庶無大悔
日來反觀內省口內依舊說長道短讀書依舊操三
歇五應事依舊隨行逐隊大不長進急向我父師

前叩頭謝罪萬勿因循甘此下流也

先儒云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祇栗危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性情所發而遂已也此語原以喻天變欲人修德正事反災爲祥也然謹書屋漏固可作事親良箴矣

孔子從心不踰矩之學只憑一志字做去故曰發憤忘食正見其矢志處曰樂以忘憂正見其適志處曰不知老之將至正見其貞志處及門中唯以不惰許顏子三月不違仁其志立也其餘或日至或

月至則所志有間斷矣。

孟子持志陽明責志。正是項門一針。後來人或爲物欲牽引。或爲科名汨沒。惜哉。

朱子五歲讀孝經。便書八字于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看他是何等志願。

周子說希賢希聖。直說到希天處。莫高于天。故莫高于周子之志。

高子曰。人只有一個念頭。最可畏。卽所謂獨也。又曰。精察天理。令這念頭。只在兢業中行。卽所謂慎獨。

也。又曰久之純熟此個念頭都是天理卽所謂矩也。雖七十方到此地位其實吾輩纔志學便奉此以周旋矣。但從心所欲則究竟未可幾及耳。故曰吾輩安敢說大話也。

高子曰所謂收回放心者纔覺便已更別無收說的。恁地見成學者服膺此語省却多少氣力。

天之心不可見於其生物有常見之人心常提醒使生理油然惡可已則吾之心渾是仁而心之仁渾是天矣。

孟子問答書兩卷上卷大段言理學粹然吾性吾命
至寶下卷大段言政事藹然吾君吾民良劑至哉
言乎不作一時套語不作一情面語不作一假借
語直欲使天下學者盡躋聖賢之域天下民生盡
享康阜之樂而後已自有書來以來若先生其弗
可及也已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孔門教學定本也孟子而後
千四百年一切從事于詞章訓詁之學只浮慕得
博我以文半截至約我以禮便茫然矣有宋周程

張朱五夫子出。然後推其博文之誘。而一意窮理。推其約禮之誘。而一意居敬。舉孔門所謂循循善誘之定本。而著明之。殆無餘蘊矣。又四百年。姚江良知。直接江西頓悟。只堅守得約。我以禮半截語。及博。我以文。便以爲影響。以爲支離。厭棄而不屑道矣。幸高子崛起梁溪。以五夫子之窮理。爲孔門之博文。以五夫子之居敬。爲孔門之約禮。舉濂洛關閩所謂服膺孔門之定本。表章而著明之。又豈有餘蘊乎。夫人而無志于聖賢之道也。則已。夫人

而有志于聖賢之道也。斷斷乎當從高子入。不讀高子遺書。真是虛過一生。

高子曰。吾生平不以三公爲榮。而以潔淨二字爲願。然願學先生者。學先生之所願而已。先生願潔淨二字。豈非合身與心而爲言乎。心掛一絲。則其心不潔不淨矣。身染一塵。則其身不潔不淨。一絲不掛。一塵不染。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舉在吾身心。中矣。夫然後可與言潔淨矣。卽潔淨卽精微。內觀吾心。一易之秘藏也。外觀吾身。一易之流行。

也。心也。身也。易也。一而已。此之謂真學易。此之謂真學高子。

高子曰。莫輕視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輕視此生。千古在此一日。反復此言。便覺有壁立萬仞氣象。然非曰諷咏其言而遂已。嘗試進而求之。三才在此六尺。此六尺者。豈不巍然與天地同體乎。今夫天終日生地。終日成吾子。其中生成若何矣。今夫天地之生成在兩間。而吾之生成在一心。心有所放。失則不生。心有所缺。欠則不成。不生不成。則此心

頑空矣。吾欲孜孜求易簡于乾。知坤能強而不息。然後可與言生。交厚而能載。然後可與言成矣。生生成成。卽六八卽三才也。千古在此一日。此一日者。豈不悠然與古。今同運乎前。而古終日往後。而今終日來。吾子其中往來若何矣。今夫古今之往來。在二氣而吾心之往來。在一心。心有所繫縛。則不往。心有所障礙。則不來。不往不來。則此心間斷矣。吾惟日孜孜求符節于先聖。後聖考而不謬。然後可與言往矣。俟而不惑。然後可與言來矣。往往

來來卽一日卽千古也。

仁者人也。人者心也。天下未有離心之仁。則未有離仁之心。故高子曰。心本仁。如目本明。耳本聰。目本明而失其明焉。則瞽。不可以爲目也。已耳本聰而失其聰焉。則聾。不可以爲聰也。已心本仁而失其仁。則目雖明而心已瞽矣。耳雖聰而心已聾矣。聾瞽之心。尚可以爲心乎哉。不可以爲心。尚可溲爲人乎哉。今之人。有亡耳亡目者。則已憐之。而人亦其憐之。至于亡心。視亡耳亡目。何如。乃已旣贖然。

人亦相視爲固然其失輕重也抑甚矣。

程子曰：人只爲此形體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此孔子克己復禮之說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言乎形體之無所障礙也，無所障礙，則人體卽天體矣。愚曰：人正爲此形體，與天不隔一層，踐却形體，渾是天也。此孟子形色天性之說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言乎形體之無所虧欠也，無所虧欠，則人體卽天體矣。內省吾身，耳目形也，其能明能聰，則耳目之性也。吾惟盡吾聰明之

性而耳目之形踐矣。手足形也。其能恭能重則手足之性也。吾惟盡吾恭重之性而手足之形踐矣。外省吾身。父子形也。其有親則父子之性也。吾惟盡吾親之性而父子之形踐矣。君臣形也。其有義則君臣之性也。吾惟盡吾義之性而君臣之形踐矣。兄弟朋友夫婦形也。其有序有信有別則兄弟朋友夫婦之性也。吾惟盡吾序別信之性而兄弟朋友夫婦之形踐矣。踐其形然後可與言性也。盡其性然後可與言形也。天命之謂性。賦性之謂形。

踐形之謂人。

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陰陽也。則無一物而非太極。形
形色色盈眸而是也。天地間無一事而非陰陽也。
則無一事而非太極。巨細盈眸而是也。天地
間無一時而非陰陽也。則無一時而非太極。往往
來來盈眸而是也。此處放過。便是形不著。習不察。
物自物。事自事。時自時。與吾無與也。此處果識得
無一物而非太極。無一物而非心也。無一物而非
心。而心有一物。濡染則非太極矣。無一事而非太

極無一事而非心也。無一事而非心。而心有一事。繫戀則非太極矣。無一時而非太極。無一時而非心也。無一時而非心。而心有一時。間斷則非太極矣。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心。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心。之太極。無濡染無繫戀。無間斷之謂太極。之無極。吾儒只說太極。太極便無極。故孔子專言之。而周子統言之。非有二也。若二氏只說無極。却遺了太極。是以談玄說妙。都在靜裏尋覓。至于動中紛至雜投。未免厭煩。遂思屏絕事物。不

知事物如何屏絕得。惟有一一還他太極本色而已。

一日五件事。曰事。母曰課。兒曰著書。曰謹言。曰省場。圃五件事都合併一字上去曰敬。

古今道理都在四書裏面。故薛文清公曰。四書不可一日不讀。四書道理都在集註裏面。故愚又曰。集註不可一日不讀。讀集註所以讀四書也。于集註無所得而漫言四書說夢也。于四書無所得而漫言古今道理說夢也。

孔子于伯夷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清。于柳下惠曰臧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而孟子則以爲聖之和。周子于伊尹曰大賢也。而孟子則以爲聖之任。豈一人之身可賢可聖。固若是懸殊耶。非也。賢希聖者也。賢而以大名。則幾幾乎聖矣。是故顏曾思孟俱稱大賢。及其從祀孔廟。一則曰宗。聖。一則曰述。聖。一則曰亞。聖。儼然配孔子而迥異乎十賢。蓋皇帝王以降。聖人不世出。天縱孔子出。類拔萃。古今絕響矣。嗣此以往。或有姬美顏曾思。

孟者則天下第一流也。以余觀於周程張朱，殆其人與五子俱稱大賢。當以四子之例處之。此數百年曠典而未之舉也。愚嘗從而私擬之曰：周元公見聖程，純公悟聖程，正公修聖程，張明公勉聖程，朱文公會聖。以此言公諸天下萬世，使學道者知宋五子，卽周四子孔子而後。此九人者，其弗可幾及也已。

聖人著書，一言一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譬藥之有補有瀉也。在人視脉色而用之，文成法專於瀉而

元氣轉虛。朱子補瀉兼施。爲藥中王道。若之何其廢之。文成學得之象山。朱子所熟聞。深知而不敢教。若曰。天下有高明者。自能得引而不發之蘊。必以敬修維持之。使持循規矩。猶得寡過。非知不及文成也。其慮深於文成也。而目之爲影響。比之于楊墨。其可乎哉。

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孔子開而孟子繼。非開則無以爲繼也。開之之功。大于繼。若夫顏子曾子。子思則同有功於繼。孔子以來相傳之道。程子開而朱子

繼非繼則無以爲開也。繼之之功大於開。若夫周子張子則同有功於開。

孔子天地也。朱子日月也。二程子嗣天地而開日月之先者也。非天地則日月無安頓處。非日月則天地亦何以燦然于天下萬世哉。

孔子之後知言者孟子而已。孟子之後知言者程朱而已。程朱之後知言其誰哉。愚謂本乎程朱之言以致其知者知言也。背乎程朱之言以侈其知者非知言也。如此操券豈有爽焉者乎。

今之學道者須自梁溪登考亭自考亭登尼山纔不差却路徑。

簡點日用有兩箇念頭不好一則曰昏昏不明也不明不敬也敬與不昏雖愚必明矣一曰怠怠不强也本不强不敬也敬則不怠雖柔必强矣。

心不存則言不能無妄發何謹之有言不謹則心不能無外馳何存之有存心謹言向來作兩段工夫去做繇今驗之只是一事非有二也。

存心時便以謹言爲心謹言時須是存其心而後言。

兩者打成一片。久則心無妄作。而發言自然中節矣。天卽理也。此語最盡。嘗試考諸聖賢之言。天命之謂性。命此理也。上天之載。載此理也。顧諟天之明命。顧諟此理也。四時行焉。此理行之也。百物生焉。此理生之也。盡其心。知其性。所以知天也。知此理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此理也。樂天者。樂其理之所以然也。畏天者。畏其理之所當然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昭事此理也。不顯亦臨。奉此理

也。無。數。亦。保。守。此。理。也。日。鑒。在。茲。不。敢。一。刻。昧。此。理。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一。刻。慢。此。理。也。敬。天。之。怒。無。敢。戲。渝。罔。或。恣。肆。于。理。之。中。也。敬。天。之。豫。無。敢。馳。驅。罔。或。放。逸。于。理。之。外。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言。此。理。之。光。昭。也。及。爾。出。王。及。爾。游。衍。言。此。理。之。充。塞。也。理。之。時。義。大。矣。哉。舉。目。見。理。舉。目。見。天。也。舉。步。見。理。舉。步。見。天。也。